

船山遺書

第九函
第四冊

宋論卷七

衡陽王夫之譔

哲宗

極重之勢其末必輕輕則反之也易此勢之必然者也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順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與天爭久矣天未然而爭之其害易見天將然而猶與之爭其害難知爭天以求盈雖理之所可而必過乎其數過乎理之數則又處於極重之勢而漸以嚮輕君子審乎重以嚮輕者之必漸以消也爲天下樂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動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疑然以永定而不可復亂夫天之將然矣而猶作氣以憤興若旦夕之不容待何爲者邪古之人知此也故審於生民塗炭之極察其數之將消居貞以俟徐起而順衆志以圖成湯之革夏武周之勝殷率此道也況其非革命改制之時乎漢武帝銳意有爲而繁苛之政興開邊牟利淫刑崇侈進羣小以荼苦其民勢甚盛而不可撲也然而溢於其量者中必餒馳於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浹於四海者心必怵而不安故

其末年罷兵息役弛刑緩征不待人言之洊至而心已移矣圖已改矣其未能盡革以復文景之治者霍光輔孝昭起而承之因其漸衰之勢待其自不可行而報罷於是而武帝之虔劉天下者日消月沈不知其去而自己無他唯持之以心應之以理一順民志而天下不見德大臣不居功順天以承祐承天之祐者自無不利也攷神宗之初終蓋類是矣當其始也開邊之志聚財之情如停水於脍土之隄而待決也王安石乘之以進三司條例使一設而震動天下以從其所欲於是而兩朝顧命之老且引退而不能盡言通國敢言之士但一鳴而卽逢貶竄羣小揣意指而進者喧不可息也此勢之極重者也然而固且輕矣安石之所執以必爲者爲之而無效矣河不可疏而淤田不登矣田不可方而故籍難廢矣青苗之收息無幾而逋欠積矣保馬之孳息不蕃而苑牧廢矣民怨於下士怨於廷而徹乎上聽矣高遵裕之敗死尸盈野棄甲齊山而天子且爲之痛哭矣安石則不肖之子撓之於內反面之黨訟之於廷神宗亦不復以心膺相信鄧綰呂嘉問且嬰顯罰王安禮糾兄之過而亟進升庸手實方田自安石勦者皆自神宗而報罷矣

使神宗有漢武之年其崩不速則輪臺之詔必自己先之弗待廷臣之亟諫蓋否極而傾天之所必動無待人也幾已見矣勢已移矣則哲宗立衆正升因其欲燬之餘燄撤薪以息之者平其情澄其慮抑其怒張之氣以泄之其不可行者已昭然其不可行無所利者已昭然其有害敝而弗爲之修弛而弗爲之督三年之中如秋葉之日向於凋坐而待其隕矣而諸君子積怒氣以臨之弗能須臾忍也曾霍光之弗若奚論古先聖哲之調元氣而養天下於和平哉牛之鬪虎已斃而鬪之不已牛乃力盡而死安石旣退呂惠卿與離叛而兩窮呂申公司馬溫公以洎孫固吳充漸起而居政地彼蔡確章惇王珪曾布之流無安石博聞彊識之學食淡衣麤之節豈元祐諸公之勁敵哉操之已蹙者畏之已甚疾之已亟者疑之已深授之以不兩立之權而欲自居於畸重則昔之重在彼者輕而今之重在諸公者能長保其重哉天方授我而我不知力與天爭而天且去之矣夫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勢之順而已矣此之不察乃曰天祚社稷必無此慮天非不祚宋也謀國者失之於天而欲強之於人以居功而樹德者爲之也

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於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爲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爲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啟愚三曰術疏而不逮天子不言有無大臣不問錢穀名之甚美者也大臣自惜其清名而又爲天子惜於是諱言會計而一委之有司是未察其立說之義而蒙之以爲名也不言有無者非禁使勿知之謂也不於有而言無以求其溢不於無而計有以妄爲經營知其所入度其所出富有海內不當言無也不問錢穀者非聽上之糜之任下之隱之而徒以自標高致也出入有恆舉其大要業已喻於心而不屑屑然問其銖累也若乃賓賓然若將浼己而去之此浮薄子弟之所尙而可以爲天子可以爲大臣乎自矜高潔之名而忘立國之本此之謂惜名而廢實習以爲尙而賢者誤以爲道之所存其惑久矣爲弼成君德之說者曰天子不可使知國之富也知之則侈心生於是而幸邊功營土木耽玩好濫賜予之情不可抑止李林甫丁謂之導君以驕奢唯使知富而已禁使

勿知而常懷不足之心則不期儉而自儉之說也尤其大謬不然者天子而欲宣欲以尙侈乎豈憂財之不足而爲之衰止哉高緯孟景劉銀僅有一隅物力凡幾而窮奢以逞漢文惜露臺之費非憂漢之貧也奄有九州之貢稅卽不詳知其數計可以恣一人之揮斥者雖至愚暗不慮其無餘唐玄宗眞既有汰心侵令日告虛枵抑且橫征別出夫顰眉坐歎而相戒以貧鄙野小人施之狂子弟而徒貽其笑欲止天子之奢而勿使知富則將使其君如土木偶人唯人提掇而後可乎爲新法者本以北失燕雲西防銀夏爲憂則亦立國之本圖固不當以守財坐嘆導其君以抱壁立枯也此防弊者之迂疏爲謀已下也乃若術疏而不逮則雖博練如溫公吾不能信其不然矣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數畜積之實者有故方在青宮之日旣無以此爲其所宜聞而詳告者矣迨其嗣立耽宴樂而念不及之者勿論已卽在厲精之主總其要不能察其詳抑以此爲有代我以來告者而弗容亟問也若大臣則亦昔之經生學以應人主之求者耳乃其童之所習長之所游政暇公餘之所涉獵卽不以宴遊聲色蕩其心而所聞所知者概可見矣下者詞

章也進而上焉議論也又進而上焉天人性命之旨也卽及於天下之務亦上推
往古數千年興廢得失之數而當世出納之經制積聚之盈歉未有過而問者故
億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億其無而不知其未嘗無也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
何所支也知其入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知其散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幾何也
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幾何也雖以溫公經濟之實學上溯威烈下迄柴氏井
井條條一若目擊而身與之然至於此則有茫然若羣川之赴海徒見其東流而
不知歸墟者何天之池矣則雖欲臚列租稅之所登度支之所餘內府之所藏州
郡之所積計其多寡而度以應人主有爲之需固有莫捫朕舌而終以吃吶者則
學之不適於用而一聽小人之妄爲意計也其能免乎夫王安石之唯不知此也
故妄億國帑之虛而以桑孔之術動人主於所不察元祐諸公欲詘其邪而惛然
者亦安石耳則相憫相值勿問貞邪而各以時競何異兩盲之相觸於道其交諍
也必矣夫唯大臣之不以此爲務而俾天子之卒迷也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守
之者胥隸也掌之者奄宦也腐之者暗室也籍之者蠹紙也湮沈而不可問盜竊

而不可詰嗚呼此皆蔀屋小民粟粟而穫之絲絲而織之銖銖而經營之以效立國久長之計使獲免於夷狄盜賊之摧殘者而君臣上下交置之若有若無之中與糞土均其委棄智者所不能自己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天子大臣非山椒水涘攜杖觀雲之畸士而曰此非所宜知也則孔子曰足食足兵其爲俗吏之嚆矢與丁謂上會計錄以後至熙寧元年六十年矣中歷仁宗四十一年之節儉民無流亡國之所積可知也青苗均輸農田水利之所獲一部婁之於泰山諸君子不能舉此以勝安石之黨且舌橋而不能下徒以氣矜奚益哉

易曰天下之動貞勝者也貞勝者勝以貞也天下有大貞三□□內而□□外也君子進而小人退也男位乎外而女位乎內也各以其類爲辨而相爲治則居正以治彼之不正而爭勝矣若其所治者貞而所以治者非貞也資於不正以求物之正蕭望之之於恭顯劉琨之於聰勒陳蕃之於宦寺不勝而禍不旋踵小勝而大不勝終以裁及其身禍延於國故君子與其不貞而勝也寧不勝而必固保其貞元祐諸公昧此以成紹聖以後之禍善類空國事亂宗社亦由以傾亦慘矣哉

新法之爲民病甚矣諸公順民之欲急起而改之不謂其非貞也卽疑於改父之非孝而奉祖宗之成憲以正先君之闕失亦不可謂非孝之貞也乃改之者諸公不自任其責嗣君不與聞其謀舉而仰聽於太后於是盈廷之士僉曰后堯舜也普天之下胥曰后堯舜也乃至傳之史冊而後世道聽之說猶曰后堯舜也取后而躋之堯舜曰后堯舜矣其可抑堯舜而匹之后曰堯舜后邪故曰儼人必於其倫倫者不相奪也諸公躋后而堯舜之羣小抑后而呂武之以倫求之呂武雖不肖猶其等倫而堯舜懸絕焉則呂武之說足以爭勝而亡忌倫也者類也天之生是使別也艸與木並植而芝蘭之芳不可以爲梁棟鳥與獸並育而翟雉之美不可以駕戎車天子與后敵尊而母后之賢不可以制道法非是者自喪其貞而欲以勝物匪徒小人之反嚙有辭也天所弗佑祖宗之靈所弗憑依天下臣民亦懷疑而其情不固不貞者之不勝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哲宗之立雖僅十齡乃迨高后之殂又七年矣□□□□帝一日不得□□則此七年者月之朗於夜非日之昱於晝也日晝雖陰而以炤物其能俾人洞見者視月遠矣天子雖幼而以

泄衆其能俾人信從者視后多矣而不但此也位尊權重可以唯其所爲然且憚於惡而強爲善者自非上哲亦惟其名而已夫爲惡而惡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無所憚而有委罪之路爲善而善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不能強而徒挾不平之情實則資己之權藉以爲之名則去之嚴父不能得之於子而爲人臣者欲以得之君不已悖乎新法之弊神宗之暮年亦自知之矣永樂之敗悔不用王安禮之言王安石子死魄喪其志已衰王雱呂惠卿自相齟齬而神宗已厭之矣鄧綰呂嘉問穢迹彰明而見黜矣蒲宗孟詆司馬君實而見訶矣孫固呂公著漸進而登兩府矣則使當國者述神宗之志以遺詔行之蠲青苗之逋欠弛保馬之孳生緩保甲之練習以次而待哲宗於識知之後告以民主之艱苦示以祖法之寬弘次第而除之使四海慕新主之仁而不掠美以歸□□之□□夫豈不可必得者計不出此攤□□以行其志后一日□□天子一日隅坐畫諾如秉筆之內豎奉教而行卽以韓維蘇軾劉摯朱光庭輩處此其能頽首以聽焉否邪故人謂溫公守貞有道而未通乎變者非也溫公之所不足者正未能貞也貞之大者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彞倫也事之綱紀也以陰禦陽以口制口何殊乎以口口口口以小人治君子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當坤之初陰無失德非有堅冰之禍而發端之始與乾相革則所秉不正在希微之間而詭於其塗不可以復暄和高朗之宇固無待血戰而始知其害也溫公胡不聞焉嗚呼國之將亂也黃髮耆臣老死而無與繼者神宗之季年韓富二公先後而逝文潞公雖存年已遲暮且仁柔以召物議衆望所不歸也使有秉國鈞者如韓公於英仁二廟嗣立之初持德威以翼戴當元祐三四年間撤太后之簾以興革之權進退之柄歸之天子則羣小無言可執無隙可乘而國定矣溫公權藉既輕道亦遜焉徒恃愚氓浮動之氣遷客躍起之情迫於有爲而無暇擇焉其能濟乎權輕者非勢之勝也道遜者非理之貞也捷反捷覆捷興捷廢天下皆喪其貞則口貞之失先之也故曰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

置一說之短長以通觀一時之措施則其治亂安危可未成而決其必然於先曠千載而信其所以然於後無有爽也哲宗在位十有五年政出自太后凡八年

哲宗親政以還凡六年紹聖改元而後其進小人復苛政爲天下病者勿論矣元祐之政抑有難於覆理者焉紹聖之所爲反元祐而實效之也則元祐之所爲矯熙豐而抑未嘗不效之且啟紹聖而使可效者也嗚呼宋之不亂以危亡者幾何哉天子進士以圖吾國君子出身以圖吾君豈借朝廷爲定流品分清濁之場哉必將有其事矣事者國事也其本君德也其大用治教政刑也其急圖邊疆也其施於民者視其所勤而休養之視其所廢而修明之拯其天災懲其吏虐以實措之安也其登進夫士者養其恬靜之心用其方新之氣拔之衡茅而相勸以君子之實也豈徒紹聖哉元祐諸公之能此者幾何邪所能卓然出其獨至之忱超出於紛紜爭論之外而以入告者劉器之諫覓乳媪而已伊川請就崇政延和講讀勿以暑廢而已范淳夫勸帝以好學而已自是而外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寥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其進用者洵非不肖者矣乃一唯熙豐所貶斥之人皇皇然力爲起用若將不及豈新進之士遂無一人可推轂以大任之樹百年之屏翰者而徒爲嶺海遷客伸久鬱之氣遂可無曠天工乎其恤民也安石之

新法在所必革矣頻年豈無水旱而拯救不行四海豈無冤民而清問不及督行
新法之外豈無漁民之墨吏而按劾不施觸忤安石之餘豈無行惠之循良而拔
尤不速西陲之覆敗孔棘不聞擇一將以捍其侵陵契丹之歲幣屢增不聞建一
謀以杜其欺侮夫如是則宋安得有天下哉一元祐諸公揚眉舒憤之區宇而已
矣馬呂兩公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洩而無餘一時蠖屈求伸之放臣
拂拭於蠻煙瘴雨之中悻悻自得出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內不知有不可恃之
□□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訴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
彊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羣起以奉二公爲宗主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
且目眩耳熒以爲唯罷此政黜此黨召還此人復行此法則社稷生民鞏固無疆
之術不越乎此嗚呼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膂之託對皇天質先祖慰四海之孤惻
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吾誠養君德於正則邪自不得而窺吾誠
修政事以實則妄自無從而進吾誠慎簡干城之將以固吾圉則徼功生事之說
自息吾誠釐剔中飽之弊以裕吾用則培克毒民之計自消吾誠育士以醇靜之

風拔賢於難進之侶爲國家儲才於百年則姦佞之覬覦自戢而善類之濯磨自弘曾不出此而夜以繼日如追亡子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興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然則使元祐諸公處仁英之世遂將一無所言一無所行優游而聊以卒歲乎未見其有所謂理也氣而已矣氣一動而不可止於是呂范不協於黃扉洛蜀朔黨不協於羣署一人煢立於上百尹類從於下尙惡得謂元祐之猶有君宋之猶有國也而紹聖諸姦駕駟馬騁康莊以進莫之能禦矣反其所爲者固師其所爲也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無一日而不爲亂媒無一日而不爲危亡地不徒紹聖爲然矣當其時耶律之臣主亦昏淫而不自保元昊之子孫亦儉安而不足逞藉其不然靖康之禍不能待之他日也而契丹衰夏人弱正漢宣北折匈奴之時會乃恣通國之精神敝之於一彼一此之短長而弗能自振嗚呼豈徒宋之存亡哉無窮之禍自此貽之矣立乎今日以覆攷哲宗之代之所爲其言洋溢於史冊以實求之無一足當人心者苟明於得失之理安能與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稱慶

快邪夫君子之自立也有節而應天下也有道心之無私不待物之不我辱而後榮爲之有實不待法之無所弊而後治故入其朝觀其所爲讀其書觀其所成聚天下之聰明才力以奉一人而理萬物不期正而無不正然後其興也必也此則君子以自靖而靖天下者也豈徒伊呂哉兩漢之盛唐宋之初無有不然者夫誰如哲宗在御之世賈賈終日而不知將以何爲也

宋論卷八

衡陽王夫之譏

徽宗

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觀韓忠彥爲之而非韓忠彥之能爲之也未幾而向后殂任伯雨范純禮江公望陳瓘以次廢黜曾布專蔡京進忠彥且不能安其位而罷矣銳起疾爲而不能期月守理亂之樞存乎向后之存沒忠彥其能得之於徽宗乎循已覆之軌者傾仗非其所仗者躋以仁宗之慈厚居心而無旁窺懷妬之小人然且劉后殂而張耆夏竦不能復立於廷王德用章德象以與劉后異而急庸若高后晨隕羣姦夕進攻擊元祐不遺餘力前事之明鑒固忠彥等所在目方新者仍攤一口口以取必於盛年佻達之天子仗者非所仗也則邢恕章惇蔡卞雖已竄死豈無繼者禍烈於紹聖而貞士播棄終身以恣尊沓之狂夫動搖社稷後車之覆甚於前車亦酷矣哉忠彥雖爲世臣而德望非溫公之匹任伯雨諸人亦無元祐羣賢之夙望一激不振士氣全積舉天下以冥行而趨於泥淖極乎靖康無

一可用之材舉國而授之它人無足怪者將雪之候先有微溫其溫也豈暄和之氣哉於是而諸君子之處此也未易易矣太后不可恃也忠彥斯不可恃也李清臣蔣之奇之雜進愈不可恃也曾布之與忠彥互相持於政府彌不可恃也然而溫詔之頒起用之亟固自朝廷發矣范忠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伊川曰首被大恩不供職何以仰承德意蘇子瞻海外初還欣然就道夫固有不可愬於君臣之際者知其不可恃而猶欣躍以從亦君子宅心之厚與雖然酌之以道規之以遠持之以貞而善調元氣以使無傷固有道焉天下有道道在天下則身從天下以從道天下無道道在其身則以道愛身而卽爲天下愛道以道愛身者喜怒不輕動於心語默不輕加於物而進退之不輕尤其必愼者也執之仇仇而知仇仇者之必不我力不可得而執也愛而加膝念加膝者之無難投淵不以身試淵也夫且使昏庸之主知我之不以訢訢而動弗得以我爲賴寵夫且使邪佞之黨見我之遲遲以進弗得疑我之力爭夫且使天下之士惜其名節念榮寵之非榮而不辱身以輕試夫且使四海之民知世之方屯隱忍以茹荼苦而不早計昇平